

# 虎形弄的炊烟

□沈成武

日上三竿的时候,王奶奶已将中午的蔬菜准备妥当。从厨房里出来,瞄了一眼正在院子里忙活的孙子孙媳,进了堂屋。半岁的小重孙还在酣睡,粉嘟嘟的脸上浮着两片红晕。王奶奶摸了一下小重孙的额头,将压到脖颈处的被子往下抽了抽,蹑手蹑脚退出了,没将门关死,留了一条缝。

进了寒月,这十天半个月是好天气,家中能晒的,都晾在院子里,孙子和孙媳正在做冬季必备的猪血饼。篾箩里码满了这种类似红皮芋头的饼团,王奶奶端着出了院门。这时,一辆旅游大巴开过来,一溜人下车,排队扫码。“又来一批。”王奶奶放好篾箩,暗自嘀咕了一句,眼光随着人群越过“大别山革命烈士陵园”的铜牌匾,她像看亲戚一样,看着人群在雕像前鞠躬、拍照。虽然说她家与陵园只隔一条马路,王奶奶也只是清明冬至才进去。早年间,还可以看见烈士纪念碑,现在被高大的松树挡住了,只露着青瓦覆盖的碑顶。

“请问……不好意思。请问这是什

么?”王奶奶刚回到院里,一个人就跟进来了,指着红皮芋头发问。

“这是‘猪血饼’,用豆腐、肉加猪血做的。晒干了,用腊肉、大蒜炒着吃。这是昨天做的猪血饼,别看它黑黢黢的,特别好吃。我们这里的特产。”王奶奶很兴奋。来人将信将疑,还是买了两块。

“你们靠什么生活?”

“靠共产党啊。”王奶奶脱口而出。“老伴是蓄电池厂退休的,现在一个月能拿二千多。我这个孙子在岳西县应急救援队上班,拿工资……”

“也靠自己”。孙子打断王奶奶的话,指着院子里两大排码放整齐的柴禾说:“靠山吃山,我们用它种植茯苓。这是我们大别山的传统技艺。”见来人兴致很浓,他说得很仔细。首先

得上山寻找枯死的松树,再锯成长短一致的段,剥皮凉干。每年三四月间,茯苓菌种与松木段一同下地,八九月开始收获。到时候有人过来收,七八元一斤,好销得很。这里茯苓种植多的一年能挣十来万,我家地少,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。这时,王奶奶从屋里拎出一只蛇皮袋,里面是晒干的茯苓壳,王奶奶说,过些日子,用它来熏腊肉,特别香。

说到房子为什么建在这里,71岁的王奶奶记得很清楚:“以前我们住的是土墙房,在街后边的大山上。这房子是1990年盖的,那时陵园大门还没有修建。老头子叫储国顺,他说,自己的名字起得好——国泰民安,风调雨顺。现在日子好过了,不能忘本。家里没有人当红军,我们就来和红军作个伴,顺便看看门吧。三十多年了,厨房的屋面还是小瓦。现在富起来了,天堂镇找不到这样房子。我们想过搬家,可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好呢?天堂镇,多好的名字,还是红军起的哩。”

“这里青山绿水,是城里人向往的

田园生活……”

“我们不是乡村,是城镇。”王奶奶说,她指着门牌纠正来人的说法。阳光下,建设西路虎形弄15号门牌一尘不染。

“虎形弄?这里有虎吗?”

“有。”王奶奶说的很肯定。“陵园里埋得都是红军烈士。听老人们说,红军个个都是虎。住在这里,踏实。”

说话的时候,日上头顶。王奶奶的小重孙儿醒了,孙子抱出来晒太阳,孙媳收拾着,准备给孩子喂奶。王奶奶不再和来人叙谈,匆匆进了厨房。王奶奶走进灶底,抓了一把松毛,引着火,往灶堂里塞了几片出过茯苓的松木,火就呼呼燃了起来。

“你们这里没有液化气吗?”

老人的孙子说:“有啊。老太太不肯用。她说有锅灶烟的地方就有家。”

回到车上,来人望着虎形弄的袅袅炊烟,品着大别山这块红色土地上最温馨、也最富人情味的景致……



吧?那白雪覆盖下的红白相间该是美成了一幅画。

这里说的“赏”特别符合当下心境。在我们这座小城很难有李煜的“一重山,两重山。山远天高烟水寒,相思枫叶丹。”那样的辽远与悲壮,也没有戴舒伦“日暮秋烟起,萧萧枫树林”那样的排场和阔气,因此也很难生发那种登高望远的气派。但在城市钢筋水泥中寻一林荫处几步能够的遇见,感受石孝友的“霜凋秋叶复丹青”的意境还是有的。

手机里几张枫叶照片,是周末路过湖畔时枫火吸引时所拍。在树叶当中银杏叶和枫叶当属颜值较高一类,不仅色泽纯正,形态也是袅袅婷婷极尽婀娜。每每有散步的遇见,被踩踏都有一种拾掇起来的念头。也有选择一二放置书中,但日久总觉得缺乏新叶的鲜活,终是弃之。

我们常见的是小叶枫树,应属于灌木类,两三尺高。点缀在柳树、樟树、桂树等其他灌木中,真可谓万绿丛中一点娇媚。叶子是那种细小的掌形,稀稀碎碎重叠在一起,很精致的样子。比起那种大型枫叶,更能显示出摇曳生姿的柔美,微风过处如竹叶发簌簌的声响。阳光穿过有一些稀疏斑驳的影子。

很少能有树木像枫树这样,在霜降后逐渐的寒冷中越发的惊艳。每至霜降节气,由于霜露对植物影响,预示植物逐渐枯黄,冬眠的动物也藏在洞中不动不食进入冬眠状态中。而这时的枫树却是风韵、磨砺的却是意志。这让人想起寒冬里的腊梅,香自苦寒来。

对于美丽的事物,人们总想能掌握密码用以维系长久,当然是不可能。天地万物让人对其珍惜的就是那样的美丽会稍纵即逝。寒来暑往、日出日落、花谢叶残,才是自然界生命固有的特征。有过美丽绽放,孕育并期待着下一轮的绽放,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。

因此,面对一次凋零都种植着一个希冀,期待新一轮的复苏和成长的美丽。

## 有「枫」来仪

□陈玲璐

## 生活的缝隙里有花开

□王国梁



我一直记得小时候的一幕:吃过晚饭,父亲搬把椅子坐在院子中央,开始拉他那心爱的二胡。晚风清凉,树影婆娑,偶有夜鸟惊飞,但父亲仿佛忘了周围的一切。他专注地拉着二胡,在他看来,每一根琴弦似乎都是有生命的,他要用它们演奏出心中的喜怒哀乐,演奏出生活的酸甜苦辣。

我不大清楚父亲的技艺如何,他好像也不在乎演奏技巧和演奏效果之类的,毕竟这只是他的业余爱好。

父亲的演奏技艺不见得有多高超,但拉二胡让他忘了所有的疲惫和苦涩,沉醉其中,浑然忘我。要知道,白天的时候,父亲已经下地干了一天的农活。每天在田间挥汗如雨,身体的疲劳程度可想而知。可到了晚上,他不仅不肯早躺下歇息,还要拉一会儿二胡。父亲说:

“拉二胡解乏。”在我听来,父亲的琴声悠扬婉转,里面颇有平和安静的味道。

父亲拉二胡的时候与下地干活时简直判若两人。他拉二胡的时候,身体舒展自由,表情放松愉悦,有时候还会轻轻摇晃身体,无比陶醉的样子。而在田里干活的父亲,总是片刻不停,仿佛总是怕手头的活儿干不完。我很怕跟他下地,每次跟他下地,总是被他催促,有时他还会冲我怒吼。可是拉二胡的父亲,脾气好得出奇。大概因为心情好,脾气才好。

我小时候不理解父亲的做法,多年后才理解了他的生活态度。在父亲看来,成年人肩上的责任和压力是不可避免的,生活就像一堵森严的墙。但是再厚再高的生活之墙,也会有一丝缝隙。父亲要让生活的缝隙中开出花来,他拉二胡,其实就是放松身心,用来抵御生活的劳累和沉重,用来对抗人生的枯燥和无奈。每个人的生活都不

能繁花似锦,但只要生活的墙上还能开出几朵微小的花,人生就不失为一幅美丽的画。

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生活缝隙里那零星的花开。比如我的母亲,她喜欢种花。她种了满院子的花草,打理起花草来一点不觉得累。母亲经常静静地坐在花前,有时还会跟花儿说话呢。有了这些花草,她的生活充斥的就不再是沉沉的负累;有了这些花草,她的人生就多了几分缤纷的色彩。我受父亲和母亲的影响,也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花开。每天下班回到家,我都会看一会儿书,或者写一些文字。美好的文字带给我的,是劳累之余的轻松和愉悦。今生今世,有书可读,有字可写,就是最幸福的。我的这个爱好不会带来更多的看得见收获,但足以让我的精神世界丰盈充实。

生活的缝隙里有花开,人生就有了五彩的点缀,多了几许欢乐和幸福。

## 大雪

□陈仁红

一群鸚鵡鳥  
從上古飛來,羽毛里  
藏着帝堯的物候指令  
途中 又背上  
西漢辭賦里的《太初曆》

農事已停 所有的犁鋤聚集  
在腊梅下 傾聽雪和梅花的情話  
紛紛議論着 第二十一個節氣

大雪,從巴顏喀拉山出發  
乘着孤帆  
沿黃河故道而來

太陽黃經255度的冷  
冰封千里  
而一棵荔枝蘭在白里  
吐綠  
像愛,遇見了我

## 洗冬之“喜”

□刘峰

立冬时节,村边的那一弯清凌凌,绿绸般的小溪,又迎来了一场集体的狂欢,它,有一个诗意的名字:洗冬。

洗,其实是“喜”的谐音。当金灿灿的秋天过去,很快,白茫茫的冬雪就要来临。此时,该清扫就得清扫,该入仓就得入仓,该收藏就得收藏,这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规矩。村里人过日子,不求大红大紫,但须干干净净。

洗,也是告别的意思,洗去一年的尘埃,洗去一年的霉气,洗去一年的遗憾,以流水般的绝意、北风般的爽朗、红枫般的激情,从从容容走完第四季。

洗冬的那些日子,用“喜庆”二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当红彤彤的旭日才露出脸来,青柔柔的晨雾还未散去,溪边就开始出现朦朦胧胧的人影。小溪,从大山深处一路哗哗奔来,流到村前弯成一张弓,清了,深了,柔了。溪两岸,有大大小小的石头,青的、紫的、赭的、黄的、棕的、黑的,不知被溪水与洗衣女磨洗了多少年又多少年,已变得细腻、莹润、光洁。溪底有草,常年深绿着,被流水梳理得柔柔顺顺,宛如一缕缕柔发飘飘,大大小小的鱼儿自由自在穿梭其间,仿佛游弋于水下森林。岸上有树,是高大笔直的乌桕,红叶簌簌而下,染红了溪面,有一种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的韵致。

洗冬,有讲究,彰显出淳朴的乡俗。上游,一般用来淘米;中游,一般用来洗衣;下游,一般用来清洗物件;身后的石滩草地,用作晾晒。随着日头冉冉升起,青雾缓缓散尽,溪边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碧水,不时击出晶莹雪亮的浪花,哗哗,潺潺,淙淙,唰唰,加上人们的欢歌声、笑语声、嬉闹声,合奏成一支悦耳动听的田园交响曲。

露人三三两两扎在一堆,缩起脖子,露出皓腕,手握棒槌,上一下,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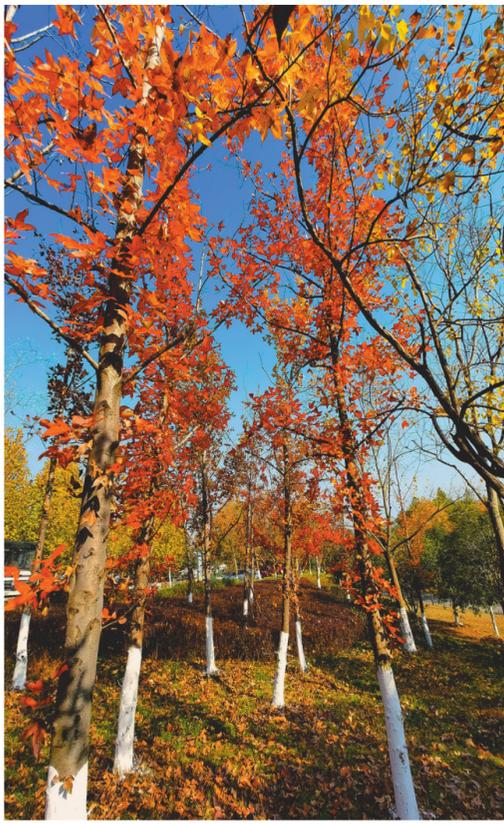
嘭嘭嘭,将床单在石砧上一番捶打搓揉过后,又卷起裤腿,站立溪中,顺着水流漂洗。只见花花绿绿的床单,随着一双双冻得通红的素手,娴熟地在溪水里摆动,仿佛一道道炫丽的彩虹,那朵朵绽放的泡沫,随水远去、消逝、幻灭,将人的心也牵向远方,杳杳渺渺……

垄上的地瓜,菜地的萝卜,做汤圆的糯米,晒酱用的豆子,一担接一担,一筐接一筐,一箩接一箩,被挑到溪边清洗。一不小心滑落的菜叶、米粒、豆壳,会引来一群群小鱼,仰着粉嫩的小嘴喋喋不休,当一网下去,会捞起密密麻麻一层,活蹦乱跳,银银亮亮,不时引来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,暮傍晚的木桌上,又会增添一道美食。

家里的笨重家什,一般由男人们在下游清洗。那一方水域最欢腾。竹床,木塌,春台,橱柜,桶门,窗棂,八仙桌,太师椅,枣木箱,堆在溪岸,俨如一个古董世界。还有,随着秋收已过,“刀枪入库,马放南山”,那些农具,也要清洗、晾干、归仓。有些男子嫌在岸上洗不过瘾,干脆将自己脱成“浪里白条”,将家什抛入溪中,“扑通——”,紧跟着跃入。大家在溪中一边清洗家什,一边插科打诨。此时的洗冬,犹如一场集体的狂欢。

被洗净的物件,一一晾晒在石滩草地。琥珀色的秋光。慷慨地洒在每一寸土地,让涤去污垢的每一样东西显露包浆,闪闪发亮;风,从远方吹来,捎来了那一种人冬时特有的清苍辽阔,将一张张散发阳光味道的床单鼓荡,如帆嘭嘭作响。最令人感怀的是,通过“洗冬”这一古老岁的乡俗仪式,洗去了心灵的尘埃,涤去了岁月的铅华,荡去了一年的负累,让父老乡亲以赤子的心态,款款步入冬天,满怀憧憬,走向灿烂春光。

一年一年的洗冬,洗来了四季的静好,洗来了一生的欢喜……



天井湖初冬

李久贞 摄

